

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

两界学的问题、范式和界域： 从《两界书》论起

成中英

【摘要】《两界书》中的学术资源导向、生发、升华出一种文明沟通和文化融通的基本认知之学、界限之学。两界学，简称“界学”，是指存在、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界定与界限之学。存在是一个域、场域、界域。就本体学而言，多元存在于二元的极限之间，而为一发展的过程；多界也以两界为基础，呈现一个发展的空间；二元有一个内在的一为其根源，永为发展的动力；中国哲学中，一阴一阳建立两个界域力量和性质，成为创造的力量。就宇宙观而论，从一发展到多的过程，最主要是从一到二的过程；没有一的创发性或原动力，就没有二的扩展性与差异性，也就不能产生新的一；界或两界是哲学或逻辑发展的起点，一如何变为二，因此变为多，是概念与理论命题吊诡之源；中国思想家强调易之道，包含了界、两界、多界的问题，以及因界产生的体、用、行等基本分别与统合概念，成功开拓出东方哲学境界。在人性论与文明观方面，基本的界限或能够界定的事物或理念，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两界学可以成为文化哲学与文明哲学的关切对象；界域之分是创造的机制，沟通和理解是最基本的创造要求。界学是文化发展中分合之学。总之，从《两界书》到两界学，基于界的认识来转化人的认知、展现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未来，方能更进一步探索人类生命的根源、文明的出路以及人类的未来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两界书》 两界学 界 本体学 宇宙观 人性论 文明观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8) 06-0005-09

《两界书》^①蕴含着丰富的古典文化宝藏，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哲学世界与文化生命价值，涉及到对古犹太、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代经典的认知。作者以生动的文学笔法和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对人类文明初开的心灵和自然生命的欲念进行了半寓言与半历史的陈述，非常明确地透露出人类对世界万物的求知精神与生命价值的追求激情，因而也让人身心陷入到种种存在的界限的概念网路之中，借界限以凸显价值的理想、生命的境遇，同时也借界限显示了生命的有限性、生活的曲折性与历史的诡异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不说此一陈述必然导向我说的界定与界限之学，包含着存在的界定与界

^① 士尔：《两界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限，生命发展的界定与界限，导向了知识的、历史的和文明发展的界定与界限，形成了文明领域与文化发展沟通与融通的基本认知之学。由于所有的界定或界限都必须从两个基本界限的确立与发展开始，故存在、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界定与界限之学也可名之为“两界之学”。

一、界之含义

首先，我们应对“界”有所认识，“界”，中文常指区域、范围或者边界。从《说文解字》象形来看，“界，境也。从田，介声。”^① 田字显然表现了一个区域与范围，也表达一种限定与界定。在《易经》中，《豫》卦六二爻辞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其《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六二居中且正，故为吉象，也因此说明介之为界的正当性。

“界”、“介”通用，彰显了界的媒体与沟通作用，带来了两方或多方对沟通的喜愉，也发挥了界定与范围的功能。因此，从易之《豫》卦的分析，我们得出界的三层主要意思，即限定、边界和媒介。这显明现象和真实世界特殊性质。现象虽缘于我们把事物看作现象，却是由相应的本体所引起的。在本体之中，现象需要本体引起，又不脱离本体。现象是本体的显露。

现象和本体显然是不同的两个范围，有不同的限定。两者也有关系，一方面分为本体的现象，从本体观察现象，世界要从本体中观察，看它们之间分界、关系、整体存在的实况。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界”用在本体上有特殊的意义。

世界有时间性与空间性，也有其动态性与结构性，显示扩大的世界，称之为宇宙，可以包含古今往来，上下四方，历史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就生物言，有动物界与植物界。从动物世界讲，就有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动物和人类有其性质的差异与心智的高下。

在人的活动中，基于男女相交，子孙繁衍，遂有族群的形成，继有族群的分合，形成不同地域的族群。族群活动范围日广、活动的内容日增，继而形成了整体的社会，以至乃有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主题与目标及功能的的世界，如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学术世界和教育世界等等的差别。

这些领域是需要人们从经验、从概念、从历史与从理论来加以界定的。一经限定，每样事物各有其定位，却又与其他事物形成一个概念网络相通或重复的理论体系，动物不能说是人，而人也不能说是动物，但人仍是一个灵长动物之最为灵长者。从时间来讲，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们区分现世时间与现世时间的超越，我们则可以用语言或非语言指涉一个超越现世的存在体，名为上帝或某一神祇。

从超越的观点看，人的生命有无超越的生命源头与价值和目标显然是一个信仰问题，当然我们也能想象此一个先验的而超越的存在体，但我们的想象却必须以现实存在作基础。一个生命世界可以有不同层次，甚至可以通向一个救赎生命的源头。在人类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此一超越存在体往往为宗教的信仰。但仅仅信仰就能成为超越存在的载体吗？当然，就生命本身的内涵需要来看，超越自然也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因为现实的不完美需要一个超越力量来解救或改进。

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反思自我，激发创造之力，因为进行了一个自我创造和自我修持，用人的力量来改善现实，似乎更为直接，因而也不必仰赖超越的力量。物质世界没有生物学上的生命意义，但我们却可以理解生命发生的物质条件。现在的生命科学里如果不承认生化的基本因子，则不能构成真正生命存在的界定。生化的基因何来？想象其为内在于物质存在的底层如宇宙之潜能层次（已非物质或静态的物质）也是可行的。如此，自发的生命活动成为可能。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2页。

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同世界之间有结构的不同，但在时间上可以有阶段性发展的不同。微观的生化基因可以形成一个宏观的万物世界，然后进化为具有生命性的生物世界。假如进化是可以接受的概念，从初级植物进化到高级植物，从初级动物进化到高级动物，显然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每一个界有它自身的、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存在的边界却不一定是决然划分的，亦即从初级生命到高级生命的发展可以是一个连续体，但也不妨碍其有断层。

在对界的复杂认识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对界的划定。从本体形而上学的眼光看，人的存在或者任何东西的存在，都可说在存在之域里面。既然存在是一个域或场所，存在的界域如何与非存在的界域对比，非存在如何界定以及能否有界定，乃是一个哲学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把所谓无或非存在（非存在世界 nonbeing）当作太虚，把存在当作实体，我们可以逐渐形成一个可说的非存在概念，但如此太虚也不一定要被视为终极的非存在的概念，乃是有和无之间的界定而已。终极的无与终极的有，有界和无界，乃是不可言的。有界有不同的有，无界也有不同的无。

界具有本体性。这可以同时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经验来认定，亦可理解为由人的认知力来决定，因为，我们可以凭借直觉和概念来界定它。界既然来自于界定，我们怎么界定一个事物，显然必须经历一个从经验到概念的过程，或一个从概念到经验的过程。

从本体上说，我们要从一个本源的立场上讲，然后形成一个有内外之分整体存在的体系，也必须有这样一个客观形成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心灵认知的过程。从逻辑上讲，我们叫界说为定义，从意义角度来说明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根据客观事实，产生真实的定义，由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辨别能力来了解外面的事物，我们能够获得外在世界的资讯，做出有关存在的判断。

佛教里面有所谓十界，即地狱法界、饿鬼法界、畜生法界、阿修罗法界、人法界、天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和佛法界。前六项称为六凡，后四项称为四圣，合称为六凡四圣。这是一种界定，基于对所谓存在的世界、人的生命世界产生的辨识与对世界层次的认知。

世亲《百法明门论》所说的百法应是更细致的分界。至于天台宗智顓大师说的“一念三千”所涉及的法界，则非一般心智能够辨认。《心经》中五蕴、五尘，产生五识，也是一种界定。要超越五识并非难事，但要超越生老病死，打破轮回，却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

这就涉及到如何修行与成就问题，这也正是世界上的传统宗教所关注或所预设的超越性问题。什么使人得以超越时间、世间，什么使人得以打破自然与人为的界限，这应是一个本体哲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佛教对其所谓法来说，是相对哲学思考中作有意识的辨别而言的，以意识之力投射到客观世界建立界或打破界。

康有为《大同书》提出世界上有九个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和苦界。他的目标是打破九个界，实现大同世界，尤其打破家界和种界，呈现的是乌托邦的世界。对于实际的社会，必须发明新界来取代旧界。但往往是旧界的积习太深，难以改变，新界缺少助力，难以为继，只能持续努力改进，持久用功，方能抵于成。

二、界之本体学

界从意识产生，可以被打破，也可以被融合，可以存在于难以打破的现实和现象之中，而为一可追求的价值，如真善美。界与界之间，有的可以并存，有的不可以并存，真和真的否定，善与善的否定，美和美的否定，逻辑上矛盾，不可以俱存。但是真的事物和假的事物（假造物），善之人与恶或伪善之人，美之人物与丑之人物，却可以并存，或相对立。虽然我们可以相信正面的价值最后必然胜出，但一时之间，却不尽然。

这是历史的现实。历史是真理的教材，但人们是否记取或记得历史，却是对人的考验。因而半真半假，似真还假，在人的认知与选择中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人的深刻反思与鉴定。真假之间，是非之间，善恶之间，美丑之间，往往只能选择其一，这是二元逻辑，需要人的知的自觉，有时也同时需要人的良知的自觉，才能正确地做到。若就物、事客观而言，则有多元逻辑的存在。

多元存在于二元的极限之间，而为一发展的过程。多界也以两界为基础，呈现一个发展的空间，以包含多种的可能性。二元以一个内在的一为其根源，内在于时间而不受时间限制，是为内在超越，永为世界发展的动力。至于二元经多元的发展，是否有一超越一切的外在之终极目的因或存在体，西方的宗教是肯定的，但东方的佛教或儒学，则以为外境实为自性所投射，成就终极理想仍在自我之内力。在中国文化哲学传统中，阴和阳是两个界，根植在一阴一阳之道中，因为阴阳的终极意义来自气学，气有阴阳，源于太极而为太极的两个功能，一创建一滋养，《易传》之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哉坤元，万物资生”，《道德经》所谓“道生之，德畜之”，都在表达此一阴阳创造万物的生生不已的功能。阴阳合为一体，创生新事物，也就创生了世界，因而所有事物都从阴阳变化而来。

但就人或人类的具体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基本的二元意识，涉及到界的二元或二界分别，亦即真假或者是非善恶的分别，此一分别的合法性往往要求真诚，要求理性，甚至要求智慧作为其条件，因为它实不同于上下左右的分辨，只根植在人的知觉或感觉之中。

如何提升个人的心智，磨练人的性情，培育人的良知，进而透过教育与教化，提升一个族群与社群，促进文化的活动，催化文明的结晶，走上一个社会发展的正轨。一个社会，犹如一个人，有一个终极的根源与根据，基于一体二元的动力经多元空间的发展，趋向一个终极的美善真境，也就是人类历史应有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反思人类的生命根源，能观知人类的实际活动以及其活动是否合乎正轨、其追求是否合乎常道与理性，也能以历史的智慧与生命的内力前知未来，并从未来中择取营养与启示，以矫正方向，以增进信心，以坚持理想，庶几以成，当是自然的，也将是必然的。

二界多元之间不但能够沟通，也可以超越之、融合之，让好事物发展起来，不好的事物将会消解下去。人类的历史如此显示，当前的人类处境也不外两界与多界之困境，当然急需化解、转化与提升。也许人类的问题在有无智者、仁者与勇者。

从上面所谓界的意义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典包含《易经》《道德经》等对有关界的多种含义说明。界是非常丰富的概念和多元的内涵，其中每一项所说的范畴限定、界入、中界、界定，都可以不断延伸，都有具体用意，代表了客观形势存在的差别，或者一种认知或思想的界定，值得我们更深入探讨。

所谓界，在本体上英文可以表达为 reality（真实），realm（境地），phenomenon（现象）或 dimension（方面）等。作为认知的活动则可表达为 definition（定义），making distinction（区别），making demarcation（划分），discrimination（辨别），也可以表现为 boundary（边界），limit（限度），interfacing（界接），intervention（介入），interlinking（连接）……从认知的观点讲，它代表存在事物关系、事物质量、方向、出发点、目标、架构、方法等等差别的认识，说明这个世界不管从存在结构、发展结构或者概念分析结构，还是建构结构和评价结构，都无法离开界的概念，代表一种界限：空间、时间、人的位置、人物的差异、分类和对价值目标的内涵的认识或理解、建构与解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讨论界的可能性和实现性，代表一个现实或理想的世界，从一发展到多的过程。最主要是从一到二的过程。一代表整体，包含一切。从世界发展的意义或者价值的实现来看，从一到多的发展是必要的，增加知识价值方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一到多必须有从一到二的过程。

一是多的起点，每一个二也是多的起点，因为二源于一。《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可以生出另外一个二以及他者。第一个二表达分化和差异，这里有很深的含义。分化和差异可以产生新的事物，差异合二为一可以有新的事物出现，第二个二则生三，既代表分化，也代表新的综合。根据这样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看到界涉及到一元两元整体论和一元两体或者两性或者两区、两值等认识。

如果我们把界作为基本的哲学命题和哲学分析必须考虑的对象，说明世界之由来和形成的过程，当然我们必须考虑二的重要性。前者提到《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可以说是对两者性质存在状态活动力量的认识，实际上阴阳代表整体的气的状态的相互基本关系性，基本关系性形成了阶段产生的状态，而持续状态既是差别又是关系，又互动而相互转化、创生和发展，代表存在的发展的状态，所以说一阴一阳建立两个界域力量和性质，成为创造的力量。

因此，我们对界的认识，乃在存在、知识、认知和评价方面的作用。更具体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根本的界的认识，即界之本体，包括两个界的对立、相互影响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对此，从两界范式去分析，我们可以推出界之本体之学为两界之学的基础。凡是深入两界发生与两界关系的认识，其研究不管在中国或者西方，都与基本形而上学有关，都是本体存在发展的根本模式。

三、两界之学与界的宇宙观

两界之学包括界的分析、延伸或者发展，任何事物都可以纳入到两界学的讨论之中。两界在具体事物存在或人的生命活动与社会秩序中呈现或体现不同的模式与状态，两界研究应该诠释主客观事物的定位与其之间的关系，说明主客两界所包含的各种差别或层次和面向。

从界的概念的分析到两界之学的界定与两界之学的建立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学科必须涉及到的基本区分与差异化的原则。所以界学或两界学，是基本的哲学学问，存在于本体学、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理论体系之中。其中的问题从中国哲学看，一定要面对一与二、一与多的关系，重视存在与非存在、有和无的关系，重视真相本体与现象表象的关系，重视一包括二、二合为一的辩证关系。

张载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①“一故神，两故化”，在“一”之中产生创造的活动，实现创造之基的活动。二故化，则阴阳和合，一阴一阳之道化生万物。张载“一故神”中原始的一比如元气，能够产生阴阳之道创生万物，这就是神，由一变成二。更进者，二变成一，二在变化中找到一的整体，是新的化境、界限、事物、结构，包括新的界域，也具有创发于有无之间的意义，此即神的含义，神是变化之基，化是实际的变化。没有一的创发性或原动力，就没有二的扩展性与差异性，也就不能产生新的一，这是所谓两界学必须考虑的问题。

界或两界是哲学或逻辑发展的起点，在西方早期帕尔米尼底斯（Parmenid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特别关注此一方面。之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近代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莫不如此。他们都强调一的存在的重要性，一如何变为二，因此变为多，是永久的哲学命题，而且是概念与理论命题出现吊诡（paradox）之源。西方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必须考虑此一现象，尤其是古代的柏拉图和近代的黑格尔。

中国哲学尤其重视这个一与二或一与多的统一问题。最开始是易学，强调变化，定义变化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变化之道或易之道的概念问题，自然包含了界、两界、多界的含义问题，

^①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

因界产生的体、用、行的基本分别与统合概念，并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具有重大与深厚的存在变化的符号体系，体现了“2”的乘方的无上限的扩展性，同时作为人们诠释时空中事物发展的空间，纳入易之变化哲学之中，开拓出新的哲学境界，构成对人的合理认知、正确判断与有效行动的考验。

四、界的人性论与文明观

显然，界对人的文明历史、文化社会的认识与评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人的存在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存在，由于环境的影响，人的文明开始后，产生多元的、不同的文化，甚至取向于基本前提相对立的文化，表现一阴一阳的内部结构。当然，不是任何文化发展都有内在的形而上的结构，需要文化自身体现以及自觉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其中的意义及价值。

举例来说，人之性与心的差别和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是清楚的，但到西方哲学中却不很清楚，人性之为 human nature 需要深度说明，而英文中的 mind 或 heart，是两个不同的界，但在中国心性哲学中却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统合性。我最早把中文的心译为“heart-mind”，以彰显一体两能的中国哲学之体验与概念化。

总而言之，界学、两界之学的应用非常重要，尤其对今天文明的成就和文化的发展。它可以揭露和说明文化发展之后，显示充满丰富复杂多彩多姿的文化状态和形式。这涉及到人们在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的不同活动，包括对宗教、生活和伦理规则的界定，价值理念的规范，生活方式的选取。

同时它也可以针对各种发展的事态、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中或文化间的冲突、矛盾、纠纷和争斗寻求解救之道。更有进者，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人类长远的存续与繁荣，都需要一个领导者在不同领域中的进退取舍，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都涉及到对界域的认识。

从哲学角度看，基本的界限或者能够界定的事物或理念，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的可能。因此，一个界定之学或者两界之学可以成为文化哲学与文明哲学的文化关怀、关切的对象。在文化冲突或者文化发展差异中，我们可以自觉了解为什么有冲突，人类为什么有认知差异以及价值选择的差异。界域有助于人类做出新的选择，对解决人类文化问题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文化界限生成的概念涉及价值以及范围的认定，显示出界限所涉及的领域分野可以有不同的关系。显然有些界限或界域形成之后，就很难取消，而人们陷于其中，受其影响或制约。情感、理性和欲望，是人的心灵和身体所经验的不同的界域，只能顺着内在的规定来完成。人类当然应能认识界域之分可以是创造的机制，可以建立有无之间、阴阳之间的互动。事物之间互补关系，有助于对两界域的沟通和融合。

有的界域具有本体的决定性或绝对性，因而难以打破，如男女性别，在一般情形下必须维持。但有的就可以打破，尤其是人面对制度，有些不合理的社会或自我限制，在政治或者经济上，都是可以改变的。如男女不平等的待遇与态度，是急需也能够改变的。

界域之难以取消，只能顺其自然地获得超越，不能完全取消。人的终极生活目的在于追求自由，不受界域限制，超越界域创造合适的界域。但是实际上，人类历史显示人可以不断超越，却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的客观的界域，因为人们必须遵守时空的界限。总而言之，从人的生命发展或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看，人之个体或群体所面临的界域有的需要打破，有的需要超越，有的需要维护，有的需要沟通，有的需要融通。

现代人类重视沟通、媒介和融合。人类的文明冲突，在不同传统基于不同界域产生的差别，首先我们要进行沟通。文明有冲突，当然也有和谐，需要在人的发展中形成互动互补关系，产生沟通。沟通固然在于理解对方，对话则可以增进相互理解。

首先要接受对方，形成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的愿望和学习态度，这往往说明只有把事物看成部分与整体的存在，部分分野有其个别的功能，只有相互补充才能完整，在界域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实现完美。因此，沟通和理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以化解存在的具体的冲突和矛盾，理解之后双方掌握全体，产生新的规范和合作方式，完成新的生活的规划或文化发展的规划。

所以，界学是文化发展中分合之学，合而能分，分而能合。从历史考察中，我们看到自然发展之分与合。在人类危机和全球化发展中，人自觉主动遵循整体的和谐，实现各自独特的、差别的存在。

以上所说，是我所看到《两界书》中的两界论引发的哲学思考。因为这本书本身有哲学的认知、体验和对历史丰富的认识。从对两界的深度认识看，可以说作者是文化学家，也可以说作者是哲学家。作者对文化省思的幅度与深度在近代学者中是少见的，在近代出版物中也是少见的。

从《两界书》到两界学，基于界的认识来转化人的认知、展现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未来，需要丰富多元的历史眼光，需要世界历史的框架，更需要中西哲学的深度智慧，以及重大文化传统中文化智慧与价值的统合。如此方能更进一步探索人类生命的根源、文明的出路以及人类的未来的根本问题。

五、两界六观的界域融合学

我读了《两界书》之后，最大的感想：这是超越时代的一本兼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融汇中西历史与哲学问题的顶尖著述。此书的叙事形式基本上是文学的，但具有历史的深刻含义和哲学的启示性。对今天不同宗教传统也有重大意义，尤其对中国走向关怀、改善世界，使得这个世界更美好，走向真正的全球文化与文明，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体现在书的最后部分。

《两界书》的第一部分显示人类从何而来问题，重点在利用希伯来—犹太的神话文明说明。这个认识也间接说明中国文化对天的认知的重要性，可说是用希伯来—犹太文明彰显中国文明。

第二部分就希伯来—犹太的圣书显示人类生命、人类族群与人类文明中各种问题，从种族形成与分化到新的组合，最后产生因土地分割、人的欲望、历史的遭遇、自然的境遇的种种矛盾与困境，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

这也是历史发展所经过的历程，显示人类内部的缺陷，也启示了人类价值理想的需要。显然，人的选择、自我控制和追求德行很重要，创造好的文明，在于塑造好的人的品质，也在于锲而不舍追求真善美和良好的社会道德。

最后说到人的未来，该书的第三部分具有深厚的世界眼光，提出文化哲学的问题。《两界书》提炼出六种基本价值概念以对应人类危机的形成。我们首先看到以道为先的基点或起点。道的价值显示全面发展的可能。之后是信约的价值，是为“约先”的观点，从约定、信仰、信念、信心的观点看人需要做的事，等同把希伯来—犹太的宗教立国精神作为文化发展参考的一个对象或因素。

宗教有信有约，彰显了信与约的重要，但所信所约可以是更为普遍性的道德价值与精神，需要自我觉知，而非关于神祇的承诺。这就反映在有关“仁先”的观点中。孔子讲仁，回到人的本体，显示人的行为规则，指向人的生命理想的天人合一之道。

信是约，代表了希伯来—犹太文明，基于对上帝的约定，反映出契约精神的动力，是基于对上帝的信念发展文明。亦即基于人的需要，追求人的目的，用上帝来保证理想的追求。这个基本信念要求不能变更，是西方文明重要的基石。与西方神学信仰相应与对照，是儒家仁道精神，仁是内在于人之性中对所有人的基本关怀，并可扩大成为与天地为一体的生命感情，也是可以参赞天地的创生之心与行，和基督教中人因上帝之爱人而爱人如己有根本差别。儒学君子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透过恻隐之心、仁爱之心解决文明发展的困境，其作用或当为人类全球化指明方向。

继基督教之信与儒家之仁之后有法的观点、空的观点和异的观点。三者具有在一定时空与环境先天的需要性与后天的必要性，乃为任何文化重建所不可忽视。法是立法制度，空是放开消解，不要执着，为求悟境之所在。异则为科学理性对客观世界不断发现的认知。

法显示具体的规定限制，有的界需要打破，有的需要界定。法在东西方都有体现，如西方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所示，法律具有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力量，故而需要使其成为公共的政府功能，取得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制衡。中国有礼制，到荀子提出以礼为基础的法制，以化成天下，但仍然强调人之修己立德最为重要。秦始皇把法变成私法，为个人专权统治命令之法，不能体现领导者对社群、对族群的关怀或向往，这是问题。中国对法的认知显然需要更好发挥，如《两界书》所提示。

空是佛家的说法，以为世界最后都走入轮回，只有修持佛性，无有执着，方能进入空无或寂灭，获得解脱。佛教强调要解决人的四根问题，必须不执、无住、无念、无欲，方可制约痛苦和灾难，方能超脱生死，消解烦恼。此一修持也可以解说为寻求清静洁净的人生，透过空的智慧超升为佛，或为救世济人的菩萨。如此空变成了生命的价值，与生命的有不相矛盾，而为对有的转化与净化，化痛苦的有为极乐的净土，这是中国佛学的重要意义，并非以达到一己之寂灭为终极目的。

至于异，则代表了变异、变化，它是对本原的变异，对定规的悖逆，既是对本体的背反，也成为本体的一种本质属性。异是一个重要的、独创性的哲学范畴、认知方式，它揭示了事物本体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性、变性、不确定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曾把《易经》之变易解说为变异（参考我的著作《易学本体论》^①），异就是差别，在差别中实现统一性和恒久性，实现恒久之道。一成不变反而不能化生长久之道，“变则通，通则久”，不变无通，一成不变不能体现内在的不变性。《易经》有雷风《恒》之卦，雷和风二者同时发挥，推动宇宙动态的发展和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出异的重要含义。

结 论

总结上述六个哲学观点及其相互会通，我们看到此六个观点构成并丰富了一个文化智慧的圆融系统，说明人的发展基本方向和需要同时考量的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就世界文化而言，我们也可说“道先”代表道家宇宙论说法，道也代表易，代表从一到二而多丰富的创造发展过程。道产生德，是道的内化于每个人与宇宙事物物的性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做到“道并行而不悖”并进入“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境地。

这六大观点或要求假如没有本体的解释，会产生多种难以化解的冲突。从中国哲学和易学所包含的儒道佛，加上我们对希伯来—犹太思想和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正确认识，我们实际上看到一个生命、多项主题存在于一个有机体之中，有如人之经络脏腑，相互支持，相互维护。而整体的生命则是“道可道，非常道”，是对真实本体的深刻感知。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同方向加以理解、整合与诠释，这是本体诠释学的要义。

在整个意义上，两界之学导向了本体诠释学，也导向了易学，而同时，易学与本体诠释学又揭橥了两界之学，并凸显了“六观”或“六先”的十分重要性，更透视了《两界书》哲思中的一个圆融的人类文化体系，成为两界之学的基础。《两界书》这本书启发了这些论述，因其蕴含的文化生命智慧，实为人类生命的共同体提供了绝好的借镜。为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此书值得中西学

^① 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界、尤其值得文史哲界学人，进行人类文化价值与历史智慧走向的省思、研究与挖掘，并由此出发，更进一步探索人类原始、人类创发的生命过程与人类的未来。这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及哲思照亮世界的契机。

本文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终身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The Issues, Paradigms and Bounds of the Studies of Two Realms: from the *Book of the Two Realms*

Cheng Zhongying (Chung-Ying Cheng)

Abstract: The academic resources in *The Book of Two Realms* guide, create and sublimate a kind of cognitive and realm study for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of two realms, or “realm study”, refers to the definitive study on existence, cognition and choice of value, and existence is a domain, a field, and a bound. As far as ontology is concerned, pluralism exists between the limits of binary oppositions, and it i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Moreover, multi-realms root in two realms, forming a developing space. It should also be noticed that dualism originates from the intrinsic unigram, and the latter is the enduring mo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In Chinese philosophy, yin and yang establish the power and nature of two realms, and become the power of creation. In the view of cosmology, the process from “one” to “many” is based mainly on the process from “one” to “two”. Without the creation and motive power of “one”, the expansion and difference of “two” would not exist, thus the new “one” could not be created. Realm, or the two realm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philosophical or logical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of how does “one” become “two”, and thus become “many”, is the source of the paradox of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Chinese thinkers praise the doctrine of Yi, which involves many issues concerning realm, two realms and multi-realms, as well as some basic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oncepts such as body, function, and behavior, and thus opens up the eastern philosophy. In the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the basic boundaries, or the things or ideas that can define boundaries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 the two realms can become the object of concern for the philosophie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the division of realms is the mechanism of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creation. The study of realm is the study of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hor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Two Realms* and the study of two realms, we should transform human cognition and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human futur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alm,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human life, the wa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The Book of Two Realms*; the study of two realms; realm; ontology; cosmology;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成中英教授简介

成中英,1935年11月8日(农历9月29日)出生于南京,祖籍湖北省阳新县。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C管理理论创立人,被公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自1983年起,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曾多年担任耶鲁大学、柏林大学及牛津大学等校哲学讲座教授。



早年师从一代哲学宗师方东美先生,后入哈佛大学,师从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大师W.O.蒯因。

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逻辑学与哲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成中英教授是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CP,1973)创刊主编、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创会会长、“国际易经学会”(1985)、“国际儒学联合会”(1993)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

成中英教授研究领域很广,主要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成中英教授中西兼治,古今互证,重视方法,肯定本体,建立体系,在全球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路径,促进了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成中英教授对中国易学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其他研究领域如中西语言哲学、本体学、本体诠释学、整体伦理学,康德研究也多有建树。

成中英教授也是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开创者,其所著《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创导动态和谐辩证管理,为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成中英教授,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四十年来有效的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学术上致力中国哲学(本体学、诠释学、逻辑学、道德哲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发展与综合创新,并从事中西哲学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促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意识,提高了中国哲学的国际地位,对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卓越的贡献。创发本体诠释学,融合易学、康德、伽达默尔与蒯因等哲学思想,海内外影响深远。中西哲学学术著作三十余种,如:《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归纳法理论研究》《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文化·伦理与管理》《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戴震原善研究》《论中西哲学精神》《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创造和谐》《本体与诠释》《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易学本体论》《皮尔士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等,另有《成中英自选集》《成中英文集》(十卷本)、《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李翔海辑)等,学术论文300余篇。

近十年来历任国内与欧美著名大学哲学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经常到中国各地参加学术研讨会、高端报告会,为高校师生做学术讲座。

(周勤勤)